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拾輯・陸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陸冊目錄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六十七卷・之二
〔清〕孫嘉淦等撰

一

〔清〕孫嘉淦等撰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六十七卷・之二

清同治八年嶺南蔭古堂刻本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爲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尚是沛公周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今從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一 第八冊

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於爲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與改封靖安侯○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異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

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爲丞相褚先生誤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卽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二 第八冊

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傳靳黈成列傳陽陵侯傳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按棘蒲地不可攷左傳哀公

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居爲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 第八冊

收完爲城旦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

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

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爲長

史記卷一百考證

李布樂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

載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

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爲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爲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

如淳訓爲選未盡

袁盎卽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

多作跪其義難通○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卽跪余說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四 第八冊

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紵絮斷陳蔡漆其間○蔡集韻音

裯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

抔者博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

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坏與坏不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議○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爲太僕與傳異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五 第八冊

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嬰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曰疑苑中卽嬰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上遷拜爲司直○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東巡還乃拜爲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按此三句中必有訛脫旣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冤而更族誅乎況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旣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爲郎中與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六 第八冊

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扁鵲倉公列傳號太子死○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國中治穰過於衆事○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說苑作軒光之子同藥子明炙陽說苑作子明吹耳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按摩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笑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爲陽慶之氏非爵也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七 第八冊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

其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八 第八冊

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卽使人縱殺吳王○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澤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也○按諸郎卽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諸曹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按生貴甚言蚡生而爲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腴○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諛也若然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九 第八

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與長孺共一老秃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旣反○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爲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十 第八

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孚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爲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高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

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凌雅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史記卷一百十考證

匈奴列傳○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困學紀聞曰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七 第八冊

當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按索隱引續漢書蓋有訛脫字今據後漢烏桓傳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又曰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

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閭若璩曰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卽位死首尾實四年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按老固稱翁但索隱於韓安國傳旣云聶姓翁壹名何於此復有異說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七 第八冊

也

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徐孚遠曰如淳之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爲友無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按此下疑有關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

決策○按索隱讀作以便偏指不參句彼已將率
席中國廣大句氣奮人主因以決策句誤也應作
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句氣奮
人主因以決策句蓋謂言匈奴者務調納其說以便
申其一偏之見而不以彼己利害短長參之其將率
則席中國盛勢以奮其氣人主就此輩決策是以無
功也

史記卷一百十一考證

衛將軍驃騎列傳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按費
袞曰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爲一句生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

第八冊

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其說亦可通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漢表作一千戶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漢書作三千

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漢表從平一千一百

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
也○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
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

誅全甲○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皋蘭下
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
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令史記於短
兵下无鏖皋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卻言誅全甲
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曰全一作金因其
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
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
說爲是也○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敘驃騎之功
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古

第八冊

校尉僕多有功索隱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按僕
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建元以來侯者
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則是僕朋爲誤
非僕多誤也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按
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
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
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
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
而成功也右丞尚誤況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仍與之勞○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興注重興軍旅之勞也

遑行殊遠○按遑漢書作卓隸辨曰祝睦後碑懿德遑優按卓古通遑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兮卓一作遑

元封元年嬪卒○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按驃騎將軍武帝特立此名以寵去病者本傳元光五年公孫敖爲騎將軍此驃字蓋衍

家在漢中○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五 第八冊

中二家字一本作冢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謂涼肅等州句謂字上疑脫酒涼肅等州○按正義謂涼肅等州句謂字上疑脫酒泉二字

史記卷一百十二考證

平津侯主父列傳二歲中至左內史集解徐廣曰一云一歲○按一歲中爲是弘以五年對策卽於是年爲左內史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顧炎武曰鄧

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則此佗字疑衍
弘爲舉首○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後聖不循○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六 第八冊
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徐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史記卷一百十三考證

南越尉佗列傳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索隱按龍亢屬譙國○按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此處索隱注自相矛盾
史記卷一百十四考證

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按越爲楚滅子孫分散臣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爲王或爲君之言其實自相稱署而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尙不得尺土寸地矧區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與搖皆已廢爲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閩越之民尙思舊德相率景從耳

史記卷一百十五考證

朝鮮列傳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暎集解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凌雅隆曰按師古云相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七 第八冊

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暎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史記卷一百十六考證

西南夷列傳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嵩○按華陽國志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嵩曰笮蜀曰邛與徐所說不同

乃拜蒙爲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史記卷一百十七考證

司馬相如列傳名曰雲夢索隱裴駰云孫叔敖潞汨水

作此澤○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口雲夢在孫叔敖前有此澤非潞汨水明矣

芷若射干○考要曰此賦三用立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云雉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蠨蛸犀象野牛窮奇曼延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梗柟豫章正義案溫活人云○按活人書名卽本草也溫字疑衍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六 第八冊

右以湯谷爲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奉世漢書刊誤亦云右當爲左

秋田乎青邱傍徨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又有青口國也

葳橙若蓀○焦氏筆乘曰葳橙李善本作葳持葳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蕞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

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賈逵云賓伏也○徐孚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之

其爲禍也不亦難矣○顧炎武曰衍亦字

逃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渠一莖六穗於庖集解徐廣曰渠瑞禾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鄭德云渠擇也說文嘉禾一名渠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渠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九 第八冊

也○楊慎曰徐楚金云渠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隱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困

學紀聞曰江氏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史記卷一百十八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爲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有訛字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二十 第八冊

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蠱被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振西京賦作振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佗始自爲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爲箕子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產上有家字

王安自劉毅集解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 第八冊

十月死○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符字誤

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史記卷一百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邱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

秋進孫敖者沈尹莖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

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爲一句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 第八冊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人以罪條比于城旦駟謂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尙書者○尙書疏曰尙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尙書○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爲孔

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國祖藏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

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王 第八冊

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

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即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

爲理也○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

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

吏也

失之旁郡國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

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

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

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駕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王 第八冊

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

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

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

不如許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

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晃而熟於天子故得以

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

然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

空一作冗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按兩空字或作冗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冗字耳水穴猶水源觀下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觀佞倖傳之闢入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爲儒卽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五 第八冊

達其旨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按此卽上文嚮其利者爲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旣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

貢也子貢旣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之辭索隱臆增之也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史記 三五 第八冊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定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可又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曰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爲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爲淳於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